

I 512.3/7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乡 村 女 教 师

〔苏〕 斯米尔诺娃 著

内 容 说 明

剧本密切联系苏联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乡村女教师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以及她为人民教育事业贡献其一切的崇高思想境界。影片于1947年完成。该片为苏联早期电影的经典性作品之一。

乡 村 女 教 师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frac{2}{3}$ 插页2

1978年11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统一书号：10061·294

定价：0.33元

大城市的街道。富丽堂皇的住宅。春天的晚上。修剪得一般齐整的树木的黑影，斜投在人行道上。路灯的光线照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学生，他们正穿过大街。

“你瞧，又晚了，”姑娘焦急地说。“这都是你不肯快点走。”

“好妹妹，你别发脾气呀，”大学生温存地说，他的声音很低。“在这样的夜晚发脾气，简直是一种罪过。你瞧，这里树木长得多么快啊！三年前好像还没有围墙高。……瞧那个药房，还是那些玻璃球。知道吗，在那里我常常梦见它们。”

“啊，只有一刻钟了，谢廖申卡，我求你快点走吧。干吗你不肯坐马车呢？”

“因为我高兴和你这样一个好看的妹妹在人多的街上走。再说，我已经不习惯那种奢侈的享受了。”

“你真的认为我好看吗？”

“当然。”

“我求你快点走吧……校长看见迟到，要生气的。”

“你还怕她啊？”

“当然怕，怕得心都发紧。”

“可你从昨天起就已经不是中学生了。”

“这有什么用！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到死，我还会怕她的。”

街道的全景。兄妹俩的身影逐渐消逝。

中学校大楼。

兄妹俩走进楼下过厅。

楼梯。盛装的姑娘们陪同她们的父母和朋友沿着楼梯走上去。

兄妹俩站在一个大镜子前。

玛莎一面整着鬃发和衣服的花边，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脸，一面在唠叨：

“我要把我的好朋友瓦连卡介绍给你。她简直跟你一样倔强。你别笑，是这样的。她跟她爸爸吵架，她爸爸就不给她钱。这都因为她给感染上了。她有个姑母，在国外做过扑灭鼠疫的工作，因为有成绩，不知道是波斯人还是土耳其人还给她奖章。她就是从这个姑母那儿染上的。”

“染上鼠疫？”

“啊不，染上理想了。现在整个给染上了。你笑什么，校长会听见的。哎呀我的天，我真不懂，你为什么笑得这样厉害？”

“妹妹，你真……可爱。”

“你是想说‘傻气’，是吗？干脆这样说吧，我求你。”

“三年来我都没有注意到礼貌了。”

“答应我，今天舞会以后你去送她。”

“送谁？”

“瓦连卡。”

“为什么？”

“我求你这样做。”

“要是她不高兴呢？”

“谢廖沙……为了我。”

“为什么你这样关心她的事情？”

“不是关心她，是关心我自个儿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要跟柯里亚谈谈。懂吗？”

“噢，原来这样！你想离开我？”

“轻点。她来了。要像个好哥哥样儿。你不是老想跟她认识，老想送一送她？瓦连卡！这是我哥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马尔蒂诺夫，医科大学生，他很想跟你认识。”

瓦连卡走过来。她有点不好意思。动人的脸庞。长长的辫子。

他们互相点头。

“马尔蒂诺夫。”

“瓦里雅。”

华尔兹乐声起。

灯火辉煌的大厅。一对对舞伴在跳舞。

圆柱旁站着女校长——沙皇中学校僵死的标志。开头几秒钟她活像一座雕像，她那穿着紧身衣的身子直挺挺的，很不自然。高傲、干枯的脸。灰白的头发卷得很精致，罩在额上，看起来就像装在纪念碑上的铁花。

一对对舞伴从她身旁滑过，经过的时候都要缄默一会，甚至音乐的声音在这里都低了下来。

全景。一对对舞伴在跳舞。

第一对。

她（高个子，下巴突出，声音像银铃）爸爸要带我上庄园去住。知道吗，在奥尔洛夫省，我们有个大庄园。

他（小个子，满脸酒刺，讲话结结巴巴地）要在那儿等个未婚夫吧？

她 干吗要等？早有了。说实在话，我还没有见过他呢，不过爸爸说，他的庄园是全县最大的。

他 真幸运！

第二对。

她 请您别笑。我得上修道院去。

第三对。

她（玛莎·马尔蒂诺娃）我最爱的就是舞会。哎，我要跳舞，跳舞……跳舞。我决不放过一个舞会。

他（充满柔情，大胆地）啊，您今天多么可爱呀！……

第四对。谢尔盖·马尔蒂诺夫和瓦连卡。

瓦连卡 为什么您老这样看着我？

马尔蒂诺夫 有人对我说，我们俩很相像……

瓦连卡 哪一点相像？

马尔蒂诺夫 性格上。说是您差不多跟我一样倔强……

瓦连卡 （笑）哎呀，这一定是玛申卡！她也跟我谈过您。

马尔蒂诺夫 您跟她很要好吧？

瓦连卡 是的，我们共一张书桌已经八年了。她总是很快乐的。

马尔蒂诺夫 您呢？

瓦连卡 我？玛莎不是对您讲过，我很倔强。我要到乡下当教师去。

马尔蒂诺夫 所以跟您父亲吵了嘴？

瓦连卡 这个您也知道？您怎么说呢……责备我吗？

马尔蒂诺夫 不，哪儿的话，瓦连卡！您的志愿是崇高的。

瓦连卡 谢谢！

马尔蒂诺夫 已经派定地方了吗？

瓦连卡 是的。到乌拉尔去。沙特磊村。

马尔蒂诺夫 啊！我知道那个村。我流放的地方就离那儿不远，前年才从那儿跑了出来。

瓦连卡 他们把您抓到了？

马尔蒂诺夫 是的。

瓦连卡 还把您流放了？

马尔蒂诺夫 怎么？

瓦连卡 后来您又……

马尔蒂诺夫 玛莎不是告诉过您，我很倔强。

瓦连卡 是的，不过倔强也得有个限度！

马尔蒂诺夫 不。您听说过蜘蛛的故事吗？

瓦连卡 没听说过。

马尔蒂诺夫 有一个苏格兰人，名叫布鲁士^①，他是人民起义的领袖。有一次他受了伤，躺在山洞里，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他心境很坏，甚至想死。突然间他看到头顶上角落里有个蜘蛛。它已经结好了网。布鲁士一动手，就把蜘蛛长时间努力的结果给破坏了。蜘蛛马上又开始工作。当它做完了的时候，布鲁士又把网弄破。蜘蛛再结网，布鲁士再把它弄破。蜘蛛就这样连续结网，结了十一次。布鲁士心里想：小小的昆虫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失败，都不肯屈服，那么我，一个有理智有力量的人，为什么要悲观失望呢？于是布鲁士又去组织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

“很有趣，”姑娘说。现在她才发觉他们俩不是在跳舞，而是手牵手站在那里。她很不好意思。

① 布鲁士（1274—1329）：苏格兰国王，1314年领导苏格兰人民摆脱了英格兰的统治。

“瓦连卡，瓦连卡！”玛申卡跑到他们跟前来，她脸上露出狡黠的神色。“我们找你找了好半天。该你唱了。快到钢琴那边去。真讨厌，看你把她拖到哪儿去了。”

“玛申卡……”哥哥带着责备的口吻说。“玛申卡，玛申卡……你知道，我们谈得多有劲……快去吧，瓦连卡，祝你成功！”

“谢谢您。”

钢琴。瓦连卡在唱歌：

在舞会的喧闹声中，
世俗的纷扰叫人心烦，
我偶而遇见了你，你的面容
却又让神秘的色彩罩上，

谢尔盖听着。瓦连卡美妙地、动人地唱着。……

夜间。寂静的街道。瓦连卡和马尔蒂诺夫慢慢走着。他激动地望着这姑娘。

“您唱得真好！太好啦！”

“玛申卡怪我唱得不好……说我的声音不好听，”瓦里雅亲切地微微一笑。

“她们什么也不懂，瓦连卡，”马尔蒂诺夫认真地说。“您唱得太动人啦。……今天晚上多么美啊。……您闻到紫丁香的香气吗？您怎么会决定离开这么一个好地

方，到乌拉尔去呢？”

瓦里雅 难道那儿不好吗？

马尔蒂诺夫 不，当然不。不过那儿是我们的同胞们——流刑犯们去的地方。他们往往冒着生命危险从那儿跑出来，可您却自愿去……您是坚强的。

瓦里雅 哪儿的话！我只是觉得那边很需要教师。比什么地方都需要。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去。我要教孩子们……我这么想，假使我们真心诚意，长时期来感化人，使他们成为好人，那么，就是最坏的人也都会变的。可是一定要真心诚意。您别笑我。

马尔蒂诺夫 我不笑您。您的信念正合我的心意。但愿乌拉尔的风暴别把它连根拔掉，别吹断它，别冻坏它。

瓦里雅 您怎么样？

马尔蒂诺夫 我吗，我完全不同。首先，我是个男人，年纪又比您大。我见过很多，经历过很多。我可以说是……内心有了依靠。艰难困苦吓不倒我。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有党的支持。瓦连卡，您知道我心里现在想着什么事情吗？今天妹妹介绍我跟您认识，真是太好了。

（他十分突然地结束了他的话。）

瓦连卡很窘。

“我们到了！”她说。

“到了吗？”马尔蒂诺夫感到惆怅。“我们还没有谈什么话呢……我还没有把您要去的的地方的情形讲给您

听。再在街上走走，好吗？”

“会晚的，”她朝自己家里的窗户望了一眼，犹豫地说。

“可您现在已经成人了，何况舞会还没有完。就假定您这时还在跳华尔兹，还在打旋。”

“就这样假定吧，”瓦连卡笑了起来，于是他们又从这条街走往那条街，从暗处走往暗处。

“乌拉尔是个富裕的边区，”谢尔盖谈了起来。“挺富裕的边区。过不了几十年，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可怜的乡村都会变成繁华的城市，宽阔的街道上会跑着马车或者别的什么奇怪的车子。……现在您去的是乡村，到您四十岁的时候，说不定您过的是城市生活了。……不过您讲话会带着乌拉尔口音：Пойдем поскорей, поторапливайся^①……”

瓦连卡愉快地笑起来。在空旷的街道上久久荡漾着她的笑声。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马尔蒂诺夫说，“好像每走过一条街，对您就多了一层了解……好像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

“我也是这样，”姑娘亲切而又惊异地说。

瓦里雅和马尔蒂诺夫默默地在大街上，在静悄悄的巷

① 原文的意思是：“我们要快点走，赶快……”乌拉尔人把“о”音念得特别重浊，所以听起来不顺耳，而在这句话里，“о”这个字母特别多。

子里走着。

他们走到了空旷无人的十字路口。

“跟您谈话真是太好了，就是沉默也是好的，不知道怎么的……心里很宁静。……”姑娘说。

桥。静静的河水。铁栏杆。

他们停了下来。

她看着他那若有所思的脸孔，轻轻地问：

“您想什么？”

“我在幻想……”马尔蒂诺夫回答。“要是有这么个可爱的姑娘……她很爱我，也答应等我一个时期……那么无论到哪里，我都会相信……不……我都会确实知道，她是爱我的，而且会永远等着我……”

“永远……”瓦连卡答应了一声。这听起来就是诺言。

马尔蒂诺夫温存地握住她的手。

早晨。阳光照在地板上。桌上摆着一副餐具。一条狗躺在椅子旁边。钟打了九下。最后一下打过后，那狗就站了起来，走出饭厅。

房里一个人也没有。

狗沿着螺旋梯走上去。它用脚爪把门推开，走进卧室。瓦连卡正在睡觉。它把脚爪放在被窝上。姑娘醒来了。

“是你呀！”她问，看了一下手表，惊叫起来：“九

点钟了！涅伦，刚才你在哪儿？干吗不早来叫醒我？我今天多么幸福啊！哎呀，你干的什么事呀，涅洛契卡！”

那狗温顺地望着她。

她很快穿好了衣服，打开窗户。窗外花园里百花盛开，露水晶莹，发散着香气。她站在窗前，那怒放的花朵，晶莹的光辉，新鲜的气息，使她心旷神怡。

她轻快地跳过窗台，朝着紫丁香树跑去，足迹留在濡满露水的草地上。

紫丁香树。

瓦连卡手里拿着一小束潮湿的紫丁香花。

紫丁香花戴在她头上。

佩在她胸前。

这时候她手里已经不是一小束，而是一大把紫丁香花了。

狗在笑咪咪的瓦连卡周围跳着，想去舐她的脸。

阳台的门。门口站着玛莎·马尔蒂诺娃。

“玛申卡……”瓦里雅从远处喊着。“玛申卡，亲爱的……我完全没有料到你会来。啊，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我告诉你……我今天真是幸福……幸……”她看到玛申卡满是泪痕的脸和她可怜的瘦小的身姿，话说了一半就停下来。

“玛申卡！”瓦里雅心里发慌。“你怎么啦，玛莎！发生了什么事情啦？玛莎，你是怎么啦？……”

玛申卡呜咽着，很难过地说：

“昨天夜里……谢廖沙……又被逮捕了。”

花从瓦连卡手里掉了下来。

遥远的路途。大车。车上坐着瓦连卡和学校看守人叶高尔，他从外表看来并不怎么聪明，身体羸弱，拐手，三十五岁的模样。

他那双漆黑的小眼睛狡黠而锐利地盯着这位新来的女教师。

“这么说，你打算来教我们这儿的孩子们罗？”

“是的……”瓦连卡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事情是好事情，就恐怕……”叶高尔有点突然地说。

“恐怕什么？”瓦连卡不明白。

“恐怕孩子也要干活啊。我们是在矿上。谁手里要是拿起筛子，大家就都会跟着去找金子的。当然，兴许有哪个傻瓜把淘气的孩子送进学校，不过……金子嘛，总更实在些……”

“这个我不同意，”瓦连卡生气地说。

“谁管你同意不同意。嘟噜，嘟噜，快点跑！我们这儿的人很野。全是些强盗。你看到路旁边的十字架吗？前不久有个淘金的在这里给宰了。留下了孩子无依无靠……我们这儿，这种十字架有的是。读书嘛，我没有说的，事情

是好事情，就恐怕……”

女教师怀着一种奇怪的心情留神听着他那满口乌拉尔土音的讲话。她仿佛是在做梦，这梦有点骇人，却很有趣。

急剧变化的景色加强了这种幻梦的印象。一会儿是森林，一会儿是广阔无边的平原，平原上蓦地出现一座陡峭的石山，近旁又是一座，接着路就变窄了，由峡谷中蜿蜒而过。

“我们这儿的宝石……大概，你也听说的吧？那种紫水晶……你点起蜡烛来看，可以看到里头有一股红通通的火在烧，它本身却是淡紫色的。真是无价之宝啊。还有一种宝石是天蓝色的。我们这儿的人几乎全是找宝石的，爱宝石比自己的命都厉害。我就是这样弄成残废的。手拐了。我们这儿的人得风湿病死的很多，许多小孩的手也这样。这样子的手扼都扼不死人，实在话，”他笑了起来，用那黑漆漆的、有点斜的小眼睛瞅着瓦连卡。“你得习惯起来……跟狼一起住，就得像狼那样嚎。”

“你叫什么？”她问。

“叶高尔。”

“父名呢？”

“谁也不叫我父名。”

“我可要叫你。”

“你真是！我叫叶高尔·彼得罗维奇。”

“叶高尔·彼得罗维奇，我们还有多少路啊？”

“还有刚才走的一半，不过要比一半少一点。要是没有大风雪，煞黑就能到啦。嘟噜，嘟噜，快点跑！你冷吧？”

“不冷。”

“冬天里，我们这儿过尼古拉节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件事情：教堂执事爱上了神父的老婆。……他把毒药下到面包和酒里给神父吃……咳……”

大车在崎岖不平的草丘上颠簸着，发出吱吱的响声，逐渐走远了。

小丘。三棵小松树。车子在树旁停下来。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个不大的村子，村子中心有一座小教堂。

“瞧，那就是我们的村子。你就要住在那儿，那个绿色屋顶底下，那就是学校。”叶高尔解释着。“嘟噜，嘟噜，快点跑！”

“多么小的村子啊！”瓦里雅感到惊讶。

木牌，上面写着：

公立初级小学

宽大而空荡的教室。瓦连卡站在教室中间，茫然若失，很怅惘的样子。她在板条桌间走来走去，接着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试了几下，看看好不好写。

“谢尔盖……”她写了又拭去。

她走到窗前。窗外是阒无人迹的街道。酒店。柳树。
女教师郁郁沉思的脸靠着窗户的边沿。

看守人的声音：

“你盼着孩子们来呀？”

“是的，”她回答。

“盼吧，盼吧，”他把柴拿到炉子旁边，略带讥讽地说。“要生火吗？”

“生火。”

“用不着生火吧？”

瓦连卡猛地把头转到看守人这边来，严厉地注视着他。

“叶高尔·彼得罗维奇……”她清楚明白地说。“每天早上，你都要把教室炉子的火生着。只有在三种情形下，你可以不生火。那就是柴没有了；或者是春天来了；要不然就是天不保佑，学校给火烧了。”

叶高尔胆怯起来。

她又望着那空旷无人的街道，望着桥、酒店和柳树。

突然间，从远处一所小木屋里跑出来一个没有戴头巾的女人，一个魁梧的男人跟在她后面。他手里拿着一根缰绳。他挥舞着缰绳，追赶那女人。女人吓得不得了，拼命跑着，躲避着，口里直喊“救命”。

“怎么回事？”瓦连卡吃惊地问。

“沃洛恩跟他老婆讲话啦。”